

人与自然丛书

被捕杀的困鲸

A WHALE FOR THE KIL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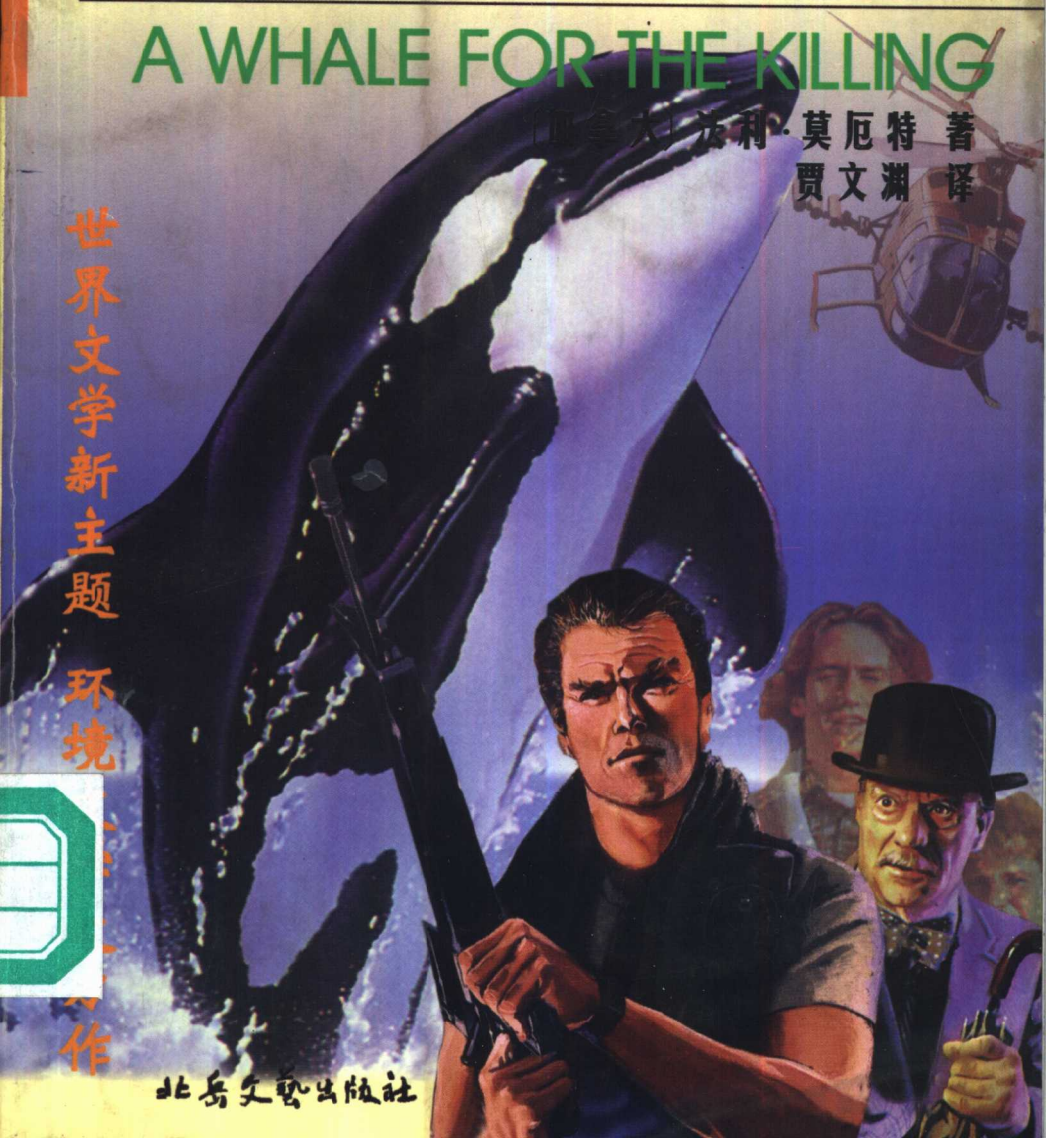
加拿大 杰利·莫厄特 著
贾文渊 译

世界文学新主题
环境



作

北京文艺出版社



人与自然丛书

被捕杀的困鲸

 A WHALE FOR THE KLING

【加拿大】法利·莫厄特 著
贾文渊 译

主 编：刘捷

北岳文艺出版社

致中国读者

我谨代表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人民，十分乐意将这份介绍献给法利·莫厄特的丛书。该丛书由刘捷教授和他的同仁们翻译，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法利·莫厄特是加拿大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我们的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生于1921年，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加拿大的几乎每个部分他都居住过或访问过，他也访问过许多别的国家，包括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这些旅行深刻地影响了其人其作。他是这样自我描述的：“我是个北部地区的人……我喜欢认为我是古

代斯基的纳维亚萨迦叙述者的再生化身，像他们一样，我主要关切的是生活在自然逆境条件下人的故事和其他动物的故事。”在诸如《与狼共度》、《屠海》、《被捕杀的困鲸》、《鹿之民》和其他作品中，他以幽默、理解和伟大的热情，描写了大地、海洋、加拿大莽原上的人和野生生物。他的作品向千百万老幼加拿大人介绍了加拿大的莽原和莽原上的居民——人和动物。在唤起加拿大人对北部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意识方面，他可能比别的作家影响更大。

法利·莫厄特的作品已被二十余种语言和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加拿大政府和王东方博士资助这套丛书出版，我非常高兴现在中国读者能认识这位引人注目的加拿大作家，亲自品读他的作品。我相信中国读者将发现法利·莫厄特的妙趣横生、发人深思和广闻博识。我希望这套丛书将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更多地去了解加拿大，特别是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的名副其实的多样性。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文化教育参赞

何琳达

1997年12月

前 言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而随时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考察，尽管抒写大自然相对说来是文学的一种新发展，但它的根子深系于民间传说、《圣经》、神话、寓言和古希腊的牧歌。基督教所持的一种观点是，研究人类是上帝的职责，从热爱上帝的精神归化中人类学会了爱鸟和动物。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崛起标志着人类认识自然的转折。意大利学者、诗人、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彼特拉克抱怨道：人与自然中的野兽、鸟和鱼之间的亲密毫无裨益。与此相对，蒙田引用动物世界的道德和理性的例子，批驳了人在生物链中的独一无二的高贵地位。弗兰西斯·

培根奋臂高呼观察研究自然。如果人要进步，他就有必要研究他的生存环境，至少自然可以教会人好好生活。巍峨的群山和博大的荒野蕴含着崇高，淳朴的原始主义不乏文明。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和其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雪莱、拜伦、爱默生、雨果、华兹华斯等，为人类的思想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浪漫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崇尚自然。卢梭将自然状态看成是理想的、美好的，而将脱离自然的文明状态看成是堕落的、邪恶的。一切自然形式都成了美好与善良的象征，无论它们是体现在个人感情的自由流露上，还是体现在天然和美的风景里。

一位加拿大著名政治家在向众议院发表演说时称，如果一些国家有太丰富的历史的话，那么加拿大有太丰富的地理。一般而论，对加拿大国内外的人来说，加拿大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面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加拿大的地理概念超过了它的政治概念。辽阔的疆域犹如伸延不尽的苍穹，稀少的人口犹如零星点缀。生存与环境，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流连在这块土地上永不淡泊的话题，这个话题孕育和造就了加拿大人特定的思想意识、文化内涵和生命价值观，一代代加拿大作家在这一文化的传递和发展中名扬四海，功垂史册。

这套展示人与自然关系的丛书包括四种：《与狼共度》、《被捕杀的困鲸》、《鹿之民》和《屠海》，入选的原则是这些作品为人类的现代生态意识提供了一条思考的线索。立足现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这是人类的普遍经验，人类的未来注定是光明灿烂的吗？

20世纪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纪。一方面，它给人类对自己的能力以极大的信心；另一方面，它又对人类是否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能力给以极大的怀疑。人类有能力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使其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超过前人数千年创造的总和，但却无力控制自我能力的异化，诸如永无止境的征服欲、占有欲，以及给人类以毁灭感的战争，等等。人类欲壑难填的索取，导致了伤痕累累的地球资源迅速枯竭；人口膨胀，森林锐减，沙漠扩张，物种灭绝，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等，以这些为代表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就如达莫克利斯头上的剑，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曾经创造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人类，还有能力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为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再创造出生态文明吗？

19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就曾用愤怒的警告表达了一个世界公民的责任心：“大地……给予所有的人是物质的精华，而最后，它从人那里得到的回赠，却是这些物质的垃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人类还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步步趋逼，又向人类提出了更为紧迫的挑战。它要求人类形成一套和自己今天在自然中所处的实际地位，与自己今天已经掌握的干预自然的巨大力量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和行为准则。从本世纪50年代起，一个新的文学主题在世界文学的园地里觉醒了，形成了生态文学或环境文学。它的宗旨是促进人类生态意识的形成，动员起全人类以各种方式加入到保护地球的行列中，积极肩负起对未来的责任和义务，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期盼的“人与自然

的和谐”的理想。它以小说、诗歌、散文、新闻纪实等形式，通过对人类、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前途的极大关注，来展示人类的新文化。加拿大作家莫厄特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代表。

法利·莫厄特 1921 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贝尔维尔。二战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从意大利重返祖国，旋即被派往北部的瘠地冻原地带，在那儿度过了两年的时光。这番独特的经历，使他坚定地接受了放眼整个自然界、以整个自然界为目标的传统博物学思想。这番独特的经历也塑造了莫厄特作品的鲜明个性。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中，他不少作品的主调情感与这段经历中所形成的思想相关。迄今为止，他已出版小说类和非小说类作品三十二部，拥有世界上五十二种语言的读者，这使他成为最受国际认可的加拿大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发行了数百版，其中对人类行为和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那些洋溢着生态意识的著作，如《与狼共度》（1963），《被捕杀的困鲸》（1972），《鹿之民》（1952），《屠海》（1984）等。

生态意识是人类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与环境之关系的认识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的特定价值取向。它是反映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观点、理论和感情的总和。《与狼共度》浓缩了这一概念的丰富意义，在破除像迷信一样的陈腐观念方面独树一帜。莫厄特被官方派往瘠地冻原地带的任务是研究狼和它们的日常食物，因为驯鹿数量的急剧下降，致使猎手们的收获越来越薄，国民因而向政府施加巨大压

力，要求清剿无数世纪受到歧视的狼，而政府也在大众舆论的引导下，怀疑狼应对这一局面负责，莫厄特的使命就是为证实政府的怀疑搜集证据。然而，他的发现完全辜负了官方的期望，也大大超出了他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呆在整个冻原地带期间，他以狼群“乔治一家”为研究对象，与它们为邻，不分昼夜地观察、试验、取证。在历经了痛苦的道德意识冲突之后，他鼓起勇气选择了真理，将他的发现如实昭示给人类：狼以黄鼠和北方梭鱼为主食，偶或捕杀老弱病羸的驯鹿，但它们的猎取绝不会超过维持生存的需要；狼既能组成它们的社会，也能和人类共享一个社会；在狼的世界里也有生存空间——领土的要求，但却没有战争，它们靠尊重、谦让和容忍保持自我世界的和平，同时也同北极居民——爱斯基摩人和白人莫厄特友好相处；狼依自然条件的丰灾变化调节生育，绝不会“人口膨胀”导致“资源枯竭”；在狼的社会里没有“孤儿”一词，狼的亲戚邻里和睦友好，配偶间情深意浓，忠贞不渝，它们是极具丰富情感的动物，在许多社会行为方面堪称文明人类的榜样，与人类相比绝对称不上凶残。作者以乔治和安杰莉娜来尊称这“家”的狼夫妻，常为狼之间的嬉戏、友爱和忠贞所感动，并深深喜欢上了“乔治一家”。莫厄特发现，狼的动物王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维持系统，人、大地、动物和环境则是一个更大的统一体。物物相依，样样相克，这才维持了彼此的和谐和发展。他在书中借用爱斯基摩人的经典传说，简明扼要地揭示了这一科学观：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前 言	[3]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5]
第 三 章	[26]
第 四 章	[34]
第 五 章	[47]
第 六 章	[59]
第 七 章	[71]
第 八 章	[83]
第 九 章	[92]

目
录

第十章	[101]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25]
第十三章	[134]
第十四章	[147]
第十五章	[157]
第十六章	[166]
第十七章	[176]
第十八章	[188]
第十九章	[198]
第二十章	[208]
补 偿	[217]

第 | 一 | 章

加拿大纽芬兰东南方向崎岖的山脊上空，黑沉沉的乌云翻滚着压来。东北风在怒号，卷起冰粒扑向奥克斯—巴斯克港。这是个小镇，房子杂乱地建在冰冷的岩石旁和严寒的沼地上。夹杂着霜雪的旋风从海面上扑来，冲散乌云，刮过卡伯特海峡，直奔布雷顿角高耸的悬崖，然后南下北美大陆。

纽芬兰的一月份是个严酷的时光，我和我妻子克莱尔，以及另外一百多名旅客更觉得时间难捱。大家乘坐着一侧是平板的汽车渡船卡森号，横渡卡伯特海峡，朝奥克斯—巴斯克港驶去。正常情况下，从新斯科舍的北悉尼出发，只有六小时航程。这场风暴却把时间延长到

十二小时。卡森号受到狂风巨浪的袭击，变得狂暴不已，只能拿船上乘客和所载货物出气。一台重达十吨的推土机用几根半英寸粗的钢缆固定在甲板上，结果还是被抛出去，撞断船栏，沉进碧绿的深海。大多数乘客脸色灰白，无能为力地躺在客舱里，忍受室内满是呕吐物的恶臭。

卡森号终于颠簸进奥克斯·巴斯克港，将船缆抛上岸。人们走下跳板时虽然仍然感到不安，不过总算有一种谢天谢地终于平安抵达的感觉。大多数乘客换乘老式窄轨火车，哐当哐当慢吞吞驶向圣约翰城。圣约翰城是这座海岛的首府，在六百英里外的东海岸上。我和克莱尔与另外二十几个人并没有走。对我们来说，奥克斯·巴斯克港并不是严酷考验的尽头。我们的目的地是稀稀落落散布在西南海岸上的渔村。它们有的座落在伸向大海的光秃秃半岛上，有的藏身在断崖峭壁之间。只有乘坐每周一趟的海岸班轮，才能抵达这些地方。

这船正停在岸边等我们呢。这条伯吉号汽船与卡森号的浮华堂皇相比，显得既肮脏又邋遢。尽管它外表不讨人喜欢，可是在毫不留情的浪涛中，却十分敏捷。它并不仅仅是座漂浮在海面上的活动旅馆，而是一艘名符其实的海船。在这条横贯东西的航线上，它已经日日夜夜来往穿梭了二十年，把几个港口实实在在联系在一起。这座岛沿岸是世界上气候最严酷的地方，有四十多个渔村坚守在狂风恶浪中，这条班轮是村民与外界的主要桥梁。

到1967年，原先由伯吉号班轮提供服务的半数外港

已经荒废，照那些被强制离开的居民说，这些地方“被关闭了。”这些古老的定居点沦为进步的牺牲祭品，不久之后，就连伯吉号也要变成这样的牺牲品。1969年，它被判极刑，尽管当时一切功能健全，还是当成废铁卖掉了。时代在变化，它成了个不合潮流，不受欢迎的遗物，受到时代的排挤。伯吉号被丢弃在圣约翰码头时，一群群搜索纪念品的人们拥上去拆卸零件，它成了个冷冰冰的死船。然而它并没有完全僵死。在一个黑黢黢的冬夜，焊炬还没来得及吞噬它的上等苏格兰铁骨，它便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了。它走得那么平静，就连守夜人也不知道它有此举动。船沉进港口的海底，变成一座不朽的丰碑，让当局深感难堪，可是，多年来得到它恩惠的外港居民却把它当成个殉道的英雄而永志。这是后话。

1967年1月中旬，伯吉号仍旧生机勃勃。我们在劈头盖脸的雨雪中匆匆穿过跳板登船，船长罗·彭尼站在船上欢迎我们。

船长身材矮小精悍，态度拘谨，带有妇女般的羞怯。克莱尔上船时，他涨红了脸颊，连忙垂下头。

“噢，亲爱的，你又回来了，”他喃喃道，仿佛是在对自己的双脚讲话。“冻雨不断，真是个糟糕天气……糟糕天气……”

见了我，他变得亲切自然多了。

“到船桥来吧，莫厄特船长。趁东北风还没有上劲，咱们最好早点启程。”

几年来，我和克莱尔搭罗船长的船沿西南海岸至少航行过十几次。我们第一次相见是在绝望湾沉闷的峡湾

中。那是1961年的一天，我驾驶着一条不断漏水的小机帆船，停靠在伯吉号旁边，找人帮忙修我那台老掉牙的发动机。结果，不但轮机长来帮我的忙，就连罗船长也十分礼貌地征得我的同意后登上我的小船。他向我致意，对我以“船长”相称，后来我们只要见面，他就对我用这称呼。

现在，我真希望能以同样的称呼回报他，可是，伯吉号沉没后，罗船长也去了。那是在1970年春天，卡伯特海峡狂风大作，风力几近飓风。一艘捕青鱼的拖网渔船呼救，罗船长驾驶一万吨级的铁路渡轮帕特里克·莫利斯号前往救助。救援没到，拖网船已经沉没。渡船上的人设法打捞一具渔民尸体时，一个四十英尺高的大浪打来，将渡轮后货舱盖砸开，水涌了进去，轮船开始下沉。罗船长命令船员上救生艇，但是轮机舱有三名船员没找到，找不到他们，罗·彭尼拒绝弃船。他是个沉着的人，直到最后仍态度坚定，从容不迫。

罗船长拉动汽笛索，伯吉号嘶哑的声音响起，低沉而忧郁的汽笛声响彻了波涛翻滚的海港。系船索收回来，船退出海港。我们的小轮船驶出浮标指示的航道后，顶着狂风向东驶去，一路上尽量靠近若隐若现的陆地，利用冰雪遮盖的陆地挡风。

我走进下层的老式餐厅。餐厅有维多利亚式的带盖窗户，餐桌上铺着磨破的亚麻台布，餐具形状已经不佳，却仍旧闪闪发亮。大多数乘客都聚在这里。大家喝杯茶，吃点面包黄油，相互交谈。在西南海岸上，大家都熟悉，

至少别人都认识你。克莱尔坐在一个小拖船主和他矮胖欢乐的妻子之间。我也跟他们聚在一起。头顶上，东北风尖利地呼啸，脚下，蒸汽机的声音像心脏沉重而稳健的跳动，外面，海岸上远远传来波涛的窃窃私语。

听说政府要关闭格利河沿岸的定居点，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拖船主端着茶杯轻蔑地说：“哼！耶稣基督！圣约翰城那帮家伙要想叫格利河改道，需要整整一船炸药才行。就是让河改了道，也休想让人们搬家！”

渔码头已经拆掉。“秋天那几个月简直糟透了。海岸上的渔民几乎不能出海。就连我们这些拖船上的人也遭了殃，到了最好的季节也不得到别处找生意，要不就得到其他地方找避风港。”

在其他方面能得到补偿的。“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驯鹿。告诉你吧，伙计，它们多得赛过鱼片上的苍蝇，跑到平原地带来产仔。噢，他们到其他地方后，有的是陆地动物作肉食。”

他朝妻子啾啾嘴，挤挤眼睛。妻子立刻会意地接着讲下去。

“亲爱的朋友们，他们在拉梅开了座新学校。可不是嘛，蚊子港的露茜·费内里刚刚生了个娃娃，她丈夫过去十个月到内陆去工作了。你们离开前，一个年轻实习牧师来过这儿，可他呆的时间真够短的，刚刚给那孩子行了洗礼，就从海岸边逃走了。这也不能全怪他。露茜现在有十三个娃娃了，他们长的没一个像爹，还不如我更像他们的父亲。”

茶至三盏，拖船船长礼貌地问我这一向在哪里。

“欧洲，”我对他说。然后还带着周游世界的旅行者们那种得意补充说：“还去过俄国。首先去了莫斯科，然后穿越西伯利亚，抵达过太平洋沿岸和北冰洋沿岸。”

“俄国，嗯？那么，你回到伯吉觉得高兴吧，我亲爱的朋友，今年冬天海岸边青鱼多极了，四十年来头一遭……”

伯吉是我们的目的地，这条小渡轮就是以那个地方定的名。那是这一带海岸上最大的定居点，过去五年间，我们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六个月如万花筒般的形形色色旅行经历让我们疲惫不堪，我们渴望回到这个平静的家，躲避技术文明社会折磨人的刺激。

伯吉位于奥克斯 巴斯克港以东九十英里的海岸上，由于地形险峻，除了分散的渔民和住在这里的海员，很少有其他人知道这地方。西南海岸面临大西洋上一路翻卷而来的浪涛，这片海域很少有风平浪静的日子。一年中大多数日子，刮向陆地的狂风裹挟着雷鸣般的浪潮，撞击在高耸的花岗岩峭壁上。峭壁后面是光秃秃的高地，那里是北美驯鹿、北极兔和松鸡们的家园，除此之外，没有多少其他动物。

裂谷峭壁以外的海面上，一片片岛屿露出水面，大多数被海水冲刷得支离破碎，这些岛屿之间点缀着无数龙牙般的暗礁，海岸居民给它们取名叫“沉船石。”被它们撞沉的船只数量之大不胜枚举，即使现代有了魔术般的电子导航设备，但是在黑黢黢的暴风之夜，这些怪石也仍旧让人心悸，遇上裹尸布般的雾霭将陆地海面遮盖成一笼统时，就更让船员胆战心惊。